

千河岸边寻古渡

文/图 张永涛

虽说已入三九天，早晚温差大得厉害，但我们终究没抵挡得住诱惑，趁着周末中午的暖意，直奔宝鸡千河岸边，踏寻那些藏在岁月里的遗迹。

古渡

我们此行的核心目标，是寻觅千河岸边的古渡遗址。当天，初到千河岸边，一时未能锁定确切位置，只好托付同行的朋友给他表哥致电问询。收到回复：千河古码头，在陈仓与凤翔两县交界处的河段，岸边有一家矿厂。绕了大半圈一无所获，直到驱车北行至李家沟，才在一户村民的指引下，于厂区西围墙外找到了那块文物保护石碑。

石碑立于2020年，刻着“孙家南头西汉仓储遗址”，碑文清晰记载：该遗址属西汉时期遗存，地处凤翔县长青镇孙家南头村西，呈南北向长方形，东西宽80米，南北长250米，总面积达2万平方米。发掘记录显示，遗址内有完整的墙垣、通风口、门洞和柱础石，出土了板瓦、筒瓦、几何纹方形砖及各类瓦当等文物。这份遗存不仅是研究关中西部秦汉时期政治、经济的重要实物，更印证了这里作为千河漕运码头与仓储枢纽的核心功能。

顺着石碑旁的沙石路下行百米，便抵达宽阔的千河河床。此处地势略高，呈半圆形伸向水面，正是船只停靠卸载货物的绝佳位置。岸边平缓无陡坡，便于搬运货物，河中间凸起的几处小岛屿，还能起到缓冲水流、保护船只的作用。烟雾蒙蒙中，有人在岛上垂钓，鱼竿的轮廓融入景致，恍惚间竟与千年前舟楫往来的图景有了几分重叠。两岸台塬的黄土坡下，散落着

不知啥年代开凿的窑洞，遥想，这里或许就是船夫、货商临时歇息的居所。

马道口

从孙家南头古渡遗址向南行500米，便是马道口。这里地处陈仓与凤翔交界，是千河河床延伸出的一处台塬豁口，顾名思义，自古便是连接河岸与台塬的陆路要道，更是古渡货物上岸后的核心转运枢纽。朋友说，他小时候村子还紧挨着千河岸边，后来村民才陆续搬到台塬之上，而土崖边那些密密麻麻的窑洞，其中一处便是他舅舅当年的居所。

我们顺着台塬下到岸边，崖脚下的麦田已悄然返青，嫩绿的苗儿在寒风中舒展，与身后褐黄的土崖形成鲜明对比。朋友回忆，小时候还能看见河里的大水车转动，河水冲积出的平原土壤肥沃，盛产红薯、西瓜、西红柿，收成向来极好。这片沃土的滋养，正是古渡长期承载两岸民生的佐证。

朋友的舅爷曾提及，1948年4月，为躲避马步芳部队的追杀，家里八位男丁躲进窑洞上方的高窑，却遭敌人投掷烟雾弹，最终七人遇难，仅一人幸存且精神受创。次日彭德怀部队抵达后，还专门为七位逝者召开了追悼会。为何这里会成为战乱中的必争之地？正因马道口衔接古渡，是千河沿岸水陆转运的关键节点，部队行军、物资运输都需经此要道，当地村民告诉我，当年国民党部队在此临时打桩搭建木桥，逃往河对岸。

朋友的母亲小时候常能看见骆驼队从马道口经过，骆驼身上驮满了货物，尤以盐为多。这些骆驼队并非凭空而来，我想，可能正是从孙家



南头古渡上岸的货物，经马道口转运至雍州、长安等地的明证。古渡负责水路运输，马道口承担陆路中转，盐作为古时重要的战略物资，正是通过这一水陆交织的通道，完成跨区域流通。我们在这里的一座寺庙内还发现一口古泉，看护的马师傅说，这泉叫太白神池，有五个泉眼，常年湍流不息，顺着小溪最终流到千河里。他听老一辈人讲，这泉水曾是船夫、车夫和过往商贾的饮水之地。他取来杯子，请我们品尝泉水，的确甘甜滋润。

薪年宫

从孙家南头村往东，穿过公路，一条上塬小路的半道上，立着一块文物保护碑，上书“孙家南头宫殿遗址”，这里便是著名的薪年宫遗址。遗址南北长约300米，东西宽约150米，占地面积4.5万平方米，核心区域的弧形沟壑内，遍布瓦砾与夯土层，随手便能翻捡到残破的纹饰瓦当。出土文物极为丰富：战国时期的云纹、葵纹瓦当，秦代的陶水管，汉代的“薪年宫当”“来谷宫当”等文字瓦当，还有周秦墓葬中出土的鼎、簋等青铜器，无不彰显着这里的皇家气派。

史料记载，薪年宫始建于秦孝公时期，最初是祭祀后稷、祈求丰年的场所，后来逐渐成为秦国统治集团商议政务的核心。公元前238年，秦王嬴政在此平定嫪毐叛乱，奠定了亲政的基础。汉代沿袭秦制，多次修建重建薪年宫，天子常亲临雍城，在此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。如此重要的皇家宫殿，为何选址于此？我猜测，正与古渡、马道口构成的交通体系密不可分。

纵观孙家南头古渡、马道口，再到薪年宫，三者并非孤立存在。从干河水运，到河东岸黄土台塬，构成了一套完整且高效的水陆交通与物资保障体系。在古代，千河作为关中西部的重要水路，孙家南头古渡可能凭借优越的地势，成为货物集散的核心码头，当年无数船只载着粮食、盐、铁器等物资在此靠岸，随即卸载至紧邻的西汉仓储遗址。这座仓储也正是依托古渡与马道口的交通优势，实现物资的短期储存与快速调拨，是整个运输体系的中转站。古渡的水路运力、马道口的陆路中转、仓储的物资保障，三者相互支撑，形成了水路运抵——仓储调配——陆路转运的完整链条，既保障了皇家祭祀与政务活动的顺利开展，又推动了区域间的商贸流通。

（作者供职于陈仓公路段）

上马渡是渭河漕运史上的重要渡口。其位置在西安市高陵区西南，属区内崇皇街办马渡村界。它与近年发现的东渭桥遗址遥遥相望，共同承载着历史深处南通京华长安、北去汾渭平原的交通枢纽。

按文献记载和考古研究，东渭桥建于唐玄宗开元九年，是长安通往渭北的咽喉要地。但以民间传说和马渡村人口相传，上马渡要远远早于东渭桥的建设史，且是泾渭二河汇流后，即著名人文景观泾渭分明之下最古老的渡口。何以称上马渡？当地人定津津乐道，为你讲出一段典故来。

西汉初年，吕后专权，借刘邦外出平乱之际，欲加害已身怀“龙种”的宫妃薄姬。薄姬与其弟薄昭相助下出宫避祸。经马渡村偷渡渭水，化名李三娘，栖身村北崇皇寺一空心古柏中。隔年诞子，分婉于柏洞，是为刘恒。待刘邦还朝，听薄昭说明，遂令薄昭接母子还宫。日久，刘邦亦虑吕氏外戚势力，恐母子遭算计，旋封刘恒为代王，允母随子于代国居弟。代，约在今山西北部。

及至吕后去世，朝野党争。元老重臣陈平与周勃戮乱固本，诛杀吕后，废吕后所立刘弘。并遣使疾驰代郡，尊迎刘恒回朝登基。刘恒始惧，疑有凶险。中尉宋昌进言：盖天予之，不取反咎！可带甲勤王，以不变应万变。刘恒遂带甲二十万取道高陵，屯大军于马渡村之北，分东西两寨驻扎，与京师隔河相望，同时遣宋昌等人过河以探虚实。陈平周勃声闻，命武将不带兵甲，文官弃桥简从，恭迎于渭水南岸。即随宋昌至北岸晋见刘恒，具陈忠义。刘恒乃披挂上马，率军过渡，抚慰臣民，调整城防，控制京师。纳新旧群臣谏，择日登基，接受朝贺。是为汉文帝，从而开创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。

直到如今，马渡村之北，呈东西犄角之势，尚有古村落东城坊、西城坊，传为刘恒当初驻军之寨。明时关学大家、邑人吕柟有诗专颂这段典故：“崇皇古寺昔年留，地势灵龟载瑞楼。左边青龙高数丈，右边白虎如斗牛。朱雀迎门立岸口，后边玄武靠山丘。蟠龙洞中诞太子，金銮殿上辖诸侯。”

因陕西人有励志俗语：骑在马上，走在路上。意为大道至简，元亨利贞。传说中刘恒之母寻渡渭水经过马渡村，历史上的刘恒回长安登基，又于马渡村过渡。是故马渡村之渡，便被赋予发祥之意，有飞黄腾达之喻。庶几有鱼跃龙门、马可化龙之气象。故此渡被后世称上马渡。

据张策自传《我的回忆录》所记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他在老家船张村（与马渡村毗邻），尚能经常看见穿梭于渭河的商船及拉纤的纤夫。他也亲眼见证过“渭华起义”中的红二十六军从上马渡过渭河南岸，村民还送给部队一匹骡子的拥军事实。

放下人文传说，历史轶事。客观地讲，上马渡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，不仅是古都长安北出的重要渡口之一，且为渭河流域货运关中的商贸集散地。盖因泾渭二水在此交汇后，水域宽广，地势开阔，利于行船摆渡。登岸南向直抵京华，北向则贯通渭北腹地。昔日山西的煤炭，江浙丝绸、茶叶等一应域外物资至关中来，绝大多数都要经黄河入渭水逆行成运。高陵素有关中“白菜心”之称，上马渡又虎踞京华之津，故上马渡之渡，实在是渡民生烟火、汇通天下之渡。

时移势迁，沧海桑田。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发展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，如今的上马渡虽早已退出历史舞台，只剩遗迹，却也佳话千古，成为弥足珍贵的人文地理标志。它的身侧，已然被数桥飞架南北的现代化气象所羽化。

（作者供职于高陵收费站）

金陵古渡

文/图 景国强



往蒲城、大荔、韩城等地，担负渭河南北两岸公路的交通要冲，其地位不言而喻。上世纪50年代初，政府整合渡口运力，合并后的几处渡口共有船工176人，大小渡船55艘，计载重量283吨。并设立河渡站实行公私合营，购入的新型船只可载客近百人，亦可同时运载八驾马车或五辆汽车。

1955年，上涨渡又增设拖轮摆渡，并在非汛期用木船搭起浮桥，东浮桥过汽车，西浮桥过小车、马车和行人，以应对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。1958年，三门峡治理黄河工程拟开通渭河航运，建造船厂并成立关中航运公司，但经过1964年治黄方案调整后，航运公司撤销，7艘渡轮被调拨至陕西省公路局，用于上涨渡等渡口。1969年，上涨渡大桥的建成通车，标志着渭南地区上千年乘船过河历史终结，河道上的渡口也逐渐消失在历史中。

上涨渡的航运曾极为繁忙，成为区域经济的重要支撑。然而，随着陆路交通的发展和水利设施的完善，航运逐渐被现代化交通所取代。那些消失的渡口，作为历史的见证者，历经了无数变迁，亦曾目睹了渭南水运的繁荣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渭河上涨渡成为渭南主要公路渡口，作为通

渭水自西奔涌而来，至宝鸡地界时，被一条南北向的金陵河拦腰切开。这条发源于北山金陵川的小河，水势虽缓，却深切出一道河槽。古时无桥，仅靠一叶木船横亘河面，夏篙撑，冬板搭，便成了南北往来的要道。此处便是金陵古渡，作为渭河进入关中道的第一座大型渡口，它素有“渭水关中第一渡”的美誉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秦人筑就陈仓城，金陵古渡亦随城而生，见证了千年风云流转。刘邦“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”的路径虽未必途经此处，却为渡口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传奇。三国曹魏伐蜀，粮船曾在此集结待命；隋唐漕运兴盛之时，粮船沿渭水东下，船工与纤夫的号子交织回荡，似要将河面压沉几分。渡口无碑可考，史籍鲜有记载，唯有船板缝隙间的铁钉锈成赭红，如凝固的血色，默默印证着过往兵马的踪迹。

据传这处渭河支流渡口早在宋代便已得名“金陵渡”，是古陈仓当之无愧的交通咽喉。夏秋汛期凭渡船往来，冬春枯水季则搭起便桥通行。渡口之南不远，便是清姜之地，中华人文始祖炎帝的诞生处，如今炎帝陵在此静静矗立，承载着后人的敬仰；再向南十余公里，便是陆游诗中“铁马秋风大散关”的古战场，文脉与历史在此交相辉映。

宝鸡境内渭河有数百米宽，水深流急、浊浪滚滚，既滋养了八百里秦川的儿女，也阻断了南北交通。宝鸡旧时有句俗语：“隔山不算远，隔河不算近。”这是彼时的真实写照。在没有桥的年代，渭河两岸的行人、商旅、牲畜皆依赖木船摆渡，每逢年节，渡口便熙熙攘攘、人声鼎沸。渡船形制各异，有小船、大船之分，更有取“四平八稳”之意的平底船——船头低、船底平、吃水浅，适配渭河中游深浅不定的水域。北岸是苍茫台原，南岸是陈仓古城，渡船在波峰浪谷间起伏，将粮食、布匹、盐铁、兵马，连同家书与口信，一一送达彼岸。船板上层层叠叠的脚印，如镌刻的岁月年轮，逐年将“陈仓”之名渡向远方。

1958年，三孔石拱的金陵河大桥建成通车，十米桥高足以通行卡车，古渡的交通使命自此落幕。通车那日，渡船被拖至岸边，船底朝天，宛如一条耗尽气力的大鱼。老船工蹲在船旁抽着旱烟，烟灰落在船板的裂

缝里，恰似为旧时光的伤痕落泪。此后，金陵渡口日渐荒废，退出历史的舞台。随着一座座桥梁将河两岸连接在一起，变天堑为通途。

2020年，渭滨区在古渡原址建起“金陵古渡主题文化公园”，砌石固堤，清淤河道，仿古牌坊、青铜浮雕、风帆廊桥次第落成。渭水奔流一路向东，在此注入了新的生命，金陵河从这里融入，洗出古渡新颜，花香绿荫，流水波澜长亭倒影，古渡夕照成为闹市之中的私藏美景，给忙碌的人们送来一份小美好。沿着这条线路，赏渭河美景，听宝鸡历史，品古城新韵。从炎帝陵出发，走到新民路步行街，穿过金陵古渡公园，到文化艺术中心，游玩炎帝影视基地，赏中华石鼓园，逛陈仓老街，历史与现代融合，构筑起精彩纷呈的城市文明。

渭水依旧东流，金陵河仍向南注，两水交汇处的潺潺水声，似旧渡口低沉的喘息。当夜幕降临，浮雕灯次第亮起，将船桨映得金黄，宛如一叶永不停靠的古船。清风拂过，桨影投映河面，与粼粼水波交织晃动，让人辨认何为历史、何为此刻。如今的金陵古渡，不过百米宽的水面，却盛得下渭河的千年回声，藏得住一座城的岁月沧桑。

（作者供职于西长分公司）



沣河秦渡



历史缘由，大约是建渡前该流域两岸泛出支流若干，水患为祸，形态呈横置的“丰”字，因此，该处建渡有其必要。秦渡的历史渊源可追溯至公元401年，彼时为后秦弘始三年，即五胡乱华的十六国时期，后秦第二帝姚兴迎高僧鸠摩罗什至长安，鸠摩罗什在秦渡镇寺译经，秦渡因此得名。秦渡镇大坝至今效用不减，延续水患初心。如今，沣惠渠与沣河、太平河交汇处的三角地带，建成了500亩的仪祉湖公园。湖面波光粼粼，抬头可见秦岭巍峨，白色仪祉桥横跨两岸连接古镇与公园。岸边仿古建筑错落，彩色步道旁野花绽放，芦苇、菖蒲随风摇曳，水鸟贴水而过，成为市民周末露营、散步、遛娃的热门打卡地。

从西周都城到商贸重镇，再到如今的文化地标，秦渡古津的千年变迁，是陕西老渡口发展的缩影。它曾是贯通南北的交通枢纽，如今是承载记忆的文化遗产。和秦镇米皮一同传承的，不仅

是舌尖上的鲜香，更有沣河河畔的坚守与温情，历经岁月始终未散。

（作者供职于蓝田收费站）

吴石开：沣河界上说秦渡

鄠邑区与长安区的东界河，是沣河，沣河两岸是鄠邑区秦渡街道，老陕耳熟能详的“秦镇米皮”所在地。参看石勇老师长篇小说《鸠摩罗什》第二十八章“沣河建渡”中的描述，沣河名称的来

生命状态，促使河道随之变动，遥想鸠摩罗什在草堂寺译经讲学，后秦君王赴草堂寺礼佛听经，正是他们君臣舟楫往西南的去向。多少人从《金刚经》《法华经》《心经》中获得能量与清醒，至于关键译者鸠摩罗什，可能没有过多探索，读书医愚，读过他译的经，便是致敬了他。

经后秦弘始年间建渡、盛唐天宝年间造桥、明万历年修桥、晚清道光毁桥重造、民国初年加宽桥面，1985年新建大桥，进入21世纪以来多次检修维护，交通纽带自此跨过沣河，也跨过了沧海桑田的岁月，带来贸易聚集，兴旺持久。历代县志对秦渡的记载，都以“繁盛”“客商”“商贾”“交易”等为关键词。民国时期，秦渡地区的税收水平已高于县城，足见繁盛。按《户县文史资料》第三辑“民国年代户县商业概况”记录，比对“县城商业集市”及其余镇集情况，其余镇集中以“秦渡镇集”的篇幅为最大，粮（21家）、盐、面等门店，黄酒馆近10家，红火的土布生意，诊疗所5家以上，茶、麻、掌、估衣、铁匠、银匠、纸匠、木匠、京货、杂货、中药等铺面，山货行、肉架子、弹花柜、烧、丝、染、醋、皮等作坊，柴炭、牲口市场等等，五行八作，熙熙攘攘。

秦镇凉皮不得不说，尽管历来此地以“秦渡”

为名，撤县设区前后都没有丢失“渡”字，但民间始终惯称“秦镇米皮”，而并不称“秦渡米皮”，因其相传已久，深入人心。传说，秦嬴政在位，某年关中大旱，稻枯沣河涸。民众心焦，官家逼责大米，一时无可奈何，农户田中掘井，设法灌溉，艰苦辛劳，米却不能成粒。奇人李十二尝试碾米为粉，蒸成米面皮，父老乡亲食后皆大加赞叹。李十二遂以该米面皮代贡，但此举未遵圣旨，被问罪，李十二恳求先品尝治罪不迟。始皇帝尝大为赞赏，赦免违旨罪过，允准以米面皮进贡。

此后，米面皮技艺有序传承。在陕西，汉中热米皮、宝鸡擀面皮、秦镇米皮，三家鼎立。秦渡街道及周边，一直有着农历正月廿三蒸米面皮的传统，以纪念李十二。秦镇米皮秦人无所不知，不必啰嗦，只浅说调制时“油泼辣子”与“盐醋比重”的差异。辣椒去籽、晒干、碾面，是晒干，忌焙干。晾滚油至微温，不是油泼辣子，而是辣子泼油，辣面入油，徐倒徐搅，油凉细滤，只用红油。有盐出头的吃法，醋出头的吃法是外行吃法，醋拌红油，伤味伤色。

秦渡街道范围以内并有丰宫（西周）、文王灵台（西周）、广济桥、四真堂（金元）、罗汉寺（东汉）、极乐寺（清）、南城门楼（清）、商铺群（清至民国）等古迹遗址，是寻访之旅，也是感怀之行。

（作者供职于西商分公司蓝田收费站）



图 / 吴石开

高陵上马渡铁事